

影视观察

移动的坐标

解码二〇二六年暑期档电影

程潇



2026年暑期档已然收官,中国电影市场交出的成绩单分数耀眼。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有100余部电影上映,总票房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下新高,36.74元的平均票价则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热闹数据的背后,表明电影市场正在进行深刻变革,电影创作、影院业态、观众审美等在同步变化。

电影之变:卖座没有公式

2026年暑期档并不缺乏优质的头部影片,票房前三名的影片并无太大悬念。周星驰回归之作《功夫女足》,以“无厘头”将港式功夫片与体育片相结合,收获23.15亿元票房。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到龙餐馆》票房近20亿元,其将烟火与战火创新性并置在反战叙事中,人文底色格外动人。动画电影《八仙!》将传统神仙拉入凡人世俗,以吕洞宾与钟离权坚守本心的多次反转,串联起“抓仙”救世等情节,完成更具现代性的表达。

对照上一年度票房榜的《南京照相馆》《浪浪山小妖怪》与《捕风捉影》,今年的头部电影依旧延续微细化的人文主义、IP创新性改编与港式怀旧三种创作方向,但出现一个明显信号,三部头部影片均未能突破30亿元票房大关。

热闹的头部之外,一批口碑上乘之作遭遇票房冷遇。如冯小刚的《抓特务》豆瓣7.4分,改编自国民经典《无悔追踪》,受到负面舆论影响,最终院线票房止步于1.19亿元;黄渤、吴磊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上映不到48小时便紧急撤档;追光动画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有《长安三万里》的创作班底和8分以上口碑,依托脍炙人口的三国文化,却同样没能跨过亿元门槛,无奈撤档。

若比较腰部电影和头部电影,以往电影市场的成功法则正在失效。同样是传统文化IP改编的动画电影,大胆重构世界观的《八仙!》收获市场青睐,走严肃历史路线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遇冷,《大唐妖探》也后劲不足。导演依旧具备号召力,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和诺兰的《奥德赛》便是例证,但也有冯小刚的《抓特务》爆冷。超级IP仍有基本盘,《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引流,可《年会不能停2》《玩具总动员5》等系列续作,却在短暂热议后迅速沉入市场。

事实证明,暑期档不再是可供类型、明星、大导等公式套用的大卖场。固化成功范式的失效,并非行业困境,反而为创作留出了更广阔的试验土壤,多元表达得以拥有登场机会。

观众之变:观影需求多元

AIGC技术在解放影像创意力与生产力



的同时,也带来大量劣质内容,倒逼观众淬炼出更个体化的审美经验。尤其年轻观众,对优质视听内容的评判标准更多元,甚至更挑剔,也格外推崇去AI化的真实感与人情味。

此外,观众走进影院的理由越发变幻莫测,难以把控。传统的大众市场已向更具体的分众转化,拆解成无数个拥有独特观影目的的人。头部影片的观众基数庞大,其自带的吸引力自不必赘言,而一些受众较为集中的腰部电影,却很能反映观众逐渐漂移的焦点。

低成本惊悚片《痴迷》和《后室》,没有传统恐怖类型的明星、IP和顶级工业制作,却凭借惊吓、猎奇、密闭空间带来的沉浸感,捕获了一批年轻观众。《空枪》榕警匪片、枭雄片与犯罪片于一炉,朱一龙演绎的“贼王”万梓强,在猫鼠游戏与警匪智斗中掀起怀旧的港味,

吸引一批影迷重温香港电影黄金年代。

“手搓”式动画电影《牛来》,成本仅几万元,创作团队仅两人,前九天票房只有7169元,影院几日游后,归于沉寂。未曾料到,穿越画面和离奇剧情被屏摄到社交媒体,迅速卷起一场传播狂欢,出现票房半路反转。观众的观影行为,演化成近乎荒诞的社会化表演。在文本盗猎与社交性观影的循环中,《牛来》迅速破圈,票房突破6000万元。《牛来》的爆火或许可被视为规律之外的偶然,但它抛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电影早已不再是全民娱乐的唯一选择,观众正在拿回审美话语权。创作者需要在热度过后冷静思考:观众需要的究竟是优质内容,还是一种走进电影院的情緒理由?

影院之变:目光投向银幕内外

电影创作、观众审美迭代的同时,影院也在重新寻找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2026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达到3851万场,银幕持续高速运转,但单纯依靠多排片即多卖票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不足以应对市场变化。影院之间的竞争,也从地段、票价等逐渐延伸至技术、内容乃至消费场景。

诺兰的《奥德赛》将这种变化推向台前。作为首部全程采用IMAX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奥德赛》上映首周末,IMAX以不足全国1%的银幕贡献约45%的票房。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等拥有IMAX GT影厅的影院频频满场。在技术赋能视觉体验的“后电影”时代,观众讨论的不只是电影本身,还有哪座城市IMAX效果最好、哪块银幕更大、哪个电影院及其附属消费场所更具性价比……对这批观众而言,不同影院提供的已不是同一种商品,银幕、画幅与声音本身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影院硬件拉动消费的另一面,老电影逐渐成为影院的新供给。《恐怖游轮》《机器人总动员》接连回归,《肖申克的救赎》暑期档末登陆内地院线,昆汀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也在暑期进行多轮限量点映,经典影片批量重归大银幕。与老片回归形成反差的,是新片的灵活调整档期。暑期档至少有《群星闪耀时》《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9部影片重新调整上映计划。

面对市场不确定性,影院也把目光投向银幕之外,拓宽多元节点。世界杯期间,全国266座城市超过1400家影院参与赛事转播,累计排片超过2.8万场;全国多地有影院设置用餐影厅,推出电影主题套餐,暑期餐饮收入突破百万元;一些影院围绕《八仙!》设置国风打卡点,把非遗消费与文创产品带进电影院。在未来,标准化的放映终端,将变成连接影像、赛事、展览、文创等内容与影迷的多元节点。

新大众文艺看湖南

AI入场,编剧何为

谭仲池

AI(人工智能)作为数智时代的显著标志,在影视领域强势入场。尤其是最近几年,这种新的内容形态出现,为影视创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也引发了对编剧创作和真人表演艺术的深度思考。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编剧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剧本中心制”,显得尤为关键。

影视剧本(包括短剧)作为一剧之本,早就被影视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剧本质量的优劣决定了作品是否成功。而剧本的好坏在编剧、编剧乃是剧本之魂。我想以自己创作电影、电视、戏剧剧本的实践体验来谈“编剧与新大众文艺时代”这个话题。

如何认知“新大众文艺时代”

新大众文艺是与数字媒介的迅速发展相伴而生。AI的横空出世,让全民创作已成为可能。当下,网文网剧、创意短视频等文化形态,圈粉无数。来自底层的素人创作,作为基本的“大众”,由线下走向线上,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景观。这种文艺繁荣景象,令人欢呼雀跃、拍手叫好。但同时也有人萌生一些疑惑与忧虑,就短剧而言:一是作品创意的碎片化、低俗化、过度娱乐化。二是内容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片面强调“酷”“爽”与强烈的感官刺激。如“三保一代”(保安、保姆、保洁、代驾)和“霸总强制爱”等甚嚣尘上。三是扭曲三观,罔顾法律,淡化文化品位与历史深度。如“嫁人豪门即成功”“限制人身自由”“让他在世界上消失”以及一个编剧人耳光20多次的荒谬表演,缺乏历史知识的文学表达比比皆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转化、创新、认知、修正、完善升华的过程,对出现的問題,既不可视为洪水猛兽,也不可放任其自流,泛滥成灾。而应当坚持守正创新、培根铸魂的创作理念,扎根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当好新时代的编剧。

立足新大众文艺时代,编剧必须坚守崇高的思想与精神高度。

思想高度,就是深刻地观照历史与现实。对世界万物具有敏锐性、深邃性、穿透性,可发现幸福的奥妙和感受幸福的激荡。正如海涅所言:“当现象世界和我们的内心世界消融在一起,绿树、思想、鸟歌、忧愁、蓝天、回忆和香草组成美好的织锦,这感觉是无限丰富的。”

精神高度,集中呈现人性和道德的崇高,表达人格的纯真、道德的高尚、道义的担当、情感的热烈。美国作家约瑟夫·墨菲在《潜意识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一定要把你的潜在的才华表现出来,一定要找到你在生活中的真正位置,一定要感受为成长而奉献的欢乐,感受为他人的幸福和成功而奉献的欢乐。”我认为这段论述还能让我们感知一个编剧的光荣而纯粹的使命。

剧本创作的原则是什么

面对技术变革与行业变局,编剧创作必须坚守初心、恪守准则,以优质精品支撑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

坚持“题材第一,正向创作”。好的题材有特点,兼具时代的召唤,素材的独特,人物的典型,共情的渴望。无论是历史题材、革命题材、民族题材、现实题材等等,都必须紧扣时代召唤、贴合人民向往。其中,现实主义创作是重中之重。如当年我创作电影《袁隆平》就特别强调主题鲜明,即“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而“杂交制种”是独一无二的题材,“种子是生命的象征”。“拒绝饥饿 造福人类”,这是最大的共情“热点”。“题材第一,正向创作”的原则,要求创作者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情感的体悟者、精神的传播者,而且是价值的塑造者,因之写什么、怎样写成为关键因素。

坚持“内容为王,质量至上”。“内容为王”应是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也曾试过用AI写过诗歌、散文、剧本,但从AI写出的作品来看,它可以给出一些内容,包括故事情节、场景、人物形象、神情,但是人物缺乏个性,没有人情味,没有可触的情感波浪,无法代替人的情感表达。所以我认为AI可以作为辅助工具,但不能替代人的想象和真实生活体验的生动表达与情感互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94年我所在的潇湘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股疯》,当时引起了观众强烈反响,就是因为这部电影从现实故事中找到人物原型,然后精心做好人设,构思剧本结构,确定主体情节,展开矛盾冲突,制造典型环境。

坚持“审美高标,温度暖心”。在编剧的心中,“想象的奇妙、情感的激荡、视觉的润美、色彩的和谐、音乐的韵律”都要凝聚成传递温度和美质的生动载体。无论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感情倾向、矛盾冲突、场景塑造,乃至画面、台词、音乐,尤其是表演都要尽量满足大众的审美诉求。如电影《凤凰琴》真实呈现大山小学校师生关系和升国旗的场景,表达出了典型人物的美德、美情与典型环境的美丽。这样的电影自然会达到“温度暖心”的美学效果。影视剧中经典角色的诞生,不是靠“颜值”的“好看”,而是靠倾情的表演,所扮演的角色“像人”,有血肉,有灵魂,有温度。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曹禺评价她“从梅兰芳到现在,我看过十几个黛玉,以这个为最好”。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陈晓旭深读了《红楼梦》,她把书中所有林黛玉写的诗都记在了读书日记本上,她自己就成了生活中的林黛玉。

坚持“长期意义,锻造精品”。影视作品的生命力,在于根植生活,贴近大众,坚持走精品化、专业化的道路。无论AI的作用如何巨大,永远不能代替真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经典阅读的精密思考,对艺术创意的细微洞察,对生命感悟和世界认知的真情演绎与神形呈现。

翰墨飘香

沁园春·湖大校庆

陈仁仁

千百年來麓山蒼蒼，湘水泱泱。
想二僧辦學，存思風化，六君拓館，立意文昌。
會講朱張，湖南一派，譽滿當時學牀。
楚材盛，看此間文教，世界名揚。
整風雲，數清季一朝改學堂，又築經遺壘，而為大學，幾番凋整。
乃至康莊，傳道斯文，期於致用，求是之思，勝妙章。
致用求是之思，勝妙章。
續啟新程，百歲健篤，輝光。

《沁园春·湖大校庆》

2026年,是岳麓书院创建1050周年暨湖南大学定名100周年。谨填词一首以志庆,调寄《沁园春》。

千百年來,麓山蒼蒼,湘水泱泱。
想二僧办学,存思风化;六君拓馆,立意文昌。
会讲朱张,湖南一派,誉满当时学牀。
楚材盛,看此间文教,世界名扬。

谁知历史风云,叹清季、一朝改学堂。
又几经迁变,而为大学;几番调整,乃至康庄。
传道斯文,期于致用,求是之思胜妙章。
威廉续,启新程百岁,健笃辉光。

注:

1.二僧办学:岳麓书院的前身源自唐末五代智睿等二僧在岳麓山办学。
2.六君拓馆:岳麓书院早期历史颇得力于六位地方官及山长的拓建和管理,岳麓书院内专祠区设有“六君子堂”纪念这些人。
3.会讲朱张:即朱张会讲,开书院会讲之先河,象征着岳麓书院在学术思想上走向鼎盛。
4.湖南一派: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如此评价湖湘学派:“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5.楚材盛:岳麓书院大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6.世界名扬:有两层含义,一是晚清以来岳麓书院人才群体不断涌现,从而

使岳麓书院和湖湘文化为世界知晓;二是从创建时间上讲,岳麓书院早于欧洲“大学之母”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一百多年,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7.一朝改学堂:指清末诏令所有书院改学堂,结束了书院制一千多年的历史。
8.几经迁变四句:指湖南大学的定名史,以及新中国后在院系调整过程中的变化,最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9.传道斯文三句: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皆为岳麓书院历史上的基本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以及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大学自觉继承了岳麓书院的优秀教育理念与传统。
10.健笃辉光,语本《周易·大畜·象》:“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艺苑掇英

一纸林泉气

辛平

古人以为天地之气,凝而为山、融之为川。山水与人之间气息相通,由此而使中国文人的“林泉之心”应运而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籍画家向钊邦,把山水画作为情感投入和精神追求,将自己的修养、学识、理想倾情注入,形成笔墨高古、雄浑壮伟的格调,给世人带来美的享受。

向钊邦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主攻国画山水兼学西画。他在学生时代就注重对古代山水画的临摹,从描摹到意临,努力吸收古人的文化精神和笔墨技法。经多年打拼之后,向钊邦遵循“师古人不如师造化”的法则,以大自然为师,常深入名山大川写生,辛勤求索。在其画作中,山水云石雄伟壮丽、遒密高古且兼有现代气息。向钊邦广博地吸收黄公望、王蒙、龚贤、清初“四王”乃至黄宾虹、陆俨少等名家的笔墨和意境。他长期与古贤的“交流”,再加上对西画技法的把握,使画作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特有风貌。赏其《云台山诗意图》《古渡新韵》《雨润江南千般秀》等作品,他巧妙运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点、线、面和黑、白、灰等主要元素,采用多种皴、擦、点、染技法,借用龚贤、黄宾虹的技法,绘写出山川间浓郁、蓬勃的生气,高雄、壮伟的气势和幽静、雅逸的诗韵,予人以自然之美、笔墨之美、诗意之美。

向钊邦山水画给人以笔墨遒劲的观



向钊邦作品。